

# 退卡令震荡高档会所

近年来,大陆一些政府官员以“会员”身份出入高级会所,相对隐秘地进行奢侈消费,显现出了一种新型的“会所腐败”。这些会所或伫立在城市高楼之中,或隐匿于市井红墙绿瓦之间,低调却奢华,神秘又有磁力,成为一些腐败官员权力寻租、享受奢靡的理想场所。

广州《时代周报》报道,近日中纪委的清退卡活动,很有可能对这些会所腐败构成重大冲击。因为清退卡的主体,就是针对这些高档豪华会所的会员卡。那么这些神秘的会所,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运营规则,又隐藏了怎样的利益链条?

## 价格不菲 是进入高档会所的门槛

会员卡,顾名思义,是进入很多高档会所的门槛。无论主营的项目是高尔夫、美容、健身、餐饮、歌舞还是洗浴,这些会所都需要会员卡。

以北京某国际俱乐部为例,其会员卡分4种——终身制会员卡、VIP贵宾卡、家庭卡、商务卡,分别针对不同客户群。此次中纪委清卡行动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会籍卡和会员卡两种类型。会籍卡是指取得某会所入门资格的基本条件,一般会对会员身份有比较高的甄审,会员卡一般是指可以充值使用的卡,与身份无关。

在北京,丽池(中国CEO)会所颇有名气,很多熟悉北京的政商人士都去过或者听说过那里。据了解,丽池会所的会员卡分为

两种,一种是全国卡,一种是地方卡,两种卡的消费和优惠政策不一样。

这几种卡怎么区分?“全国卡现在是充值1万元(人民币,下同)送5000元,3万元送3万元,6万元送7.5万元;而像北京的门店的卡优惠就比全国卡更大,充4万元可以消费10万元,充5万元可以消费13万元,充6万元可以消费16万元。”丽池俱乐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没有会员卡的话,想进入丽池会所得买门票。光门票就要398元,可以享用的项目包括免费提供的一些餐点、淋浴、桑拿、冲浪池等。但是追加的一些消费很高,一个人轻轻松松千把元就可以花掉。

## 具隐蔽性 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清卡”风暴从另一方面亦表明,“会员卡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调研报告显示,随着中国政府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加大,一些官员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开始被摒弃,而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

相较于购物卡,会员卡具有更强的隐秘性,往往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一些官员认为,相比于直接送礼等方式,收受会员卡风险小。因此,会员卡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案判例中,都能发现“会员卡腐败”的影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300余万元,被判刑14年,妻子刘志宏也被判刑11

年。经反贪部门查实,唐若昕夫妇收受手表、高尔夫球会员卡、“打折”房款等合计355万元,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百万元。

因受贿等罪名被查处的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爱好高尔夫球,经常坐飞机前往各地打球。他查出收受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有3张,折合人民币50万元。而中国国家食药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案的突破,也是从一张会员卡上找到线索。

相关办案检察官剖析称,“会员卡”腐败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脱离了监管。脱离监管也使这种贪污腐败行为极具隐蔽性,令犯罪官员抱有侥幸心理。而涉案会所还通过所属公司开具不同名目的发票,为腐败官员到单位平账提供便利条件。

## 极度奢华 会所中可享受特权服务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表示,会所在中国大量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高端人群,会所将这些高端人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

在这些高级会所中,华丽的外观和装修是最基本的门槛。除各类宴会厅、会议室外,顶级的综合性俱乐部一定会配有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和各类场馆,内容更丰富的还包括阅读室、红酒博物馆、雪茄吧、小型电影院等。

会所还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



▲高档会所的内部装修富丽堂皇。 资料图片

### 腐败“潜水”太深 打击谈何容易?

虽然政府有心通过“退卡令”打击“会员卡腐败”,然而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在某高级会所担任行政策划的董佳音表示,“在会所中,很多会员卡根本不是以官员的名字登记的,有些是直接把卡放在会所,使用者只需知道卡号,就可签单消费,查起来难度很大。”

“还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凭证,也不需要名字,完全靠会所工作人员对宾客进行‘刷脸’认证。贵宾的脸就是会员卡。”董佳音说。

更有业内人士反映,还有许多私人会所并不对外经营,因此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办理任何证照,属于无照经营,其运营根本得不到有效监管。

“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反腐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李成言认为,治理会所腐败关键在于要管住官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

广州《时代周刊》

## 顶级会所变身官商勾结平台

“在顶级会所里所接触到的人物,不是领袖级的企业家,就是高官要员,这对商人来说,无疑对企业的的发展和开拓都有极大的帮助。”一位温州企业家说。

鉴于会员们的这种结交心理,行政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事实上已成了众多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2010年8月9日及10日,温州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当地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温州在职官员,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热议。

其实,这乱象背后潜伏着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这些高级会所由于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都很高,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且地点私密、空间封闭,无疑为官商利益输送提供了最佳载体。

因铁路系统出现严重腐败问

## 会员卡管理处法律真空地带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中国式的消费特色是,高端消费里很难撇清贪腐的空间,一些产业甚至因为贪腐空间的存在,极为兴盛。会所业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富人经济圈、富人消费圈,这在大都市成长得很快,就是会所消费。会所消费有合理性,即高端消费开始分层,某个群体围绕某个主题,大家形成讨论、研究,注重精神、文化的交流,而不完全是高端的物质消费。”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

世界上一些国家,已对治理会所腐败有所行动,明确规定,严

题而浮出水面的女商人丁书苗,就曾在2008年成立英才会所,目标是世界顶级会所。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多国政要和前政要应邀担任该会所的高级别咨询理事。据接近丁书苗的知情者透露,凭借英才会所这个平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都被丁编织进了她的人际网络。

中国会所主要盈利方式是收取会费和会员的日常消费。但上海一位高级会所的管理者称,即使会所定的价格很高,也未必能做到账面上的收支平衡。据媒体披露的某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目前广州会所中约90%亏损,北京会所约60%亏损。

上海会所管理者表示,无论综合还是主题性会所,建设时投资太大,但实行的是会员制,接待人群非常有限。赔钱是中国会所业目前的共性,但大家仍然没放弃,就在于大家考虑的不是账面的东西,而是看重这个平台带来的人脉资源。

禁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对持有奢侈消费场所“会员卡”也有诸多限制。

在中国,尽管各级纪检机构都出台了类似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具有很大的缺陷。

1998年,中国央行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联合颁发“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中国央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对会员卡发行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然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国央行职能的调整,上述办法于2007年被宣布废止。中国目前对会员卡的监管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